



~ 21
2667
4



門 21
2667
4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六回

九紋龍翦徑赤松林

魯智深火燒瓦罐寺

話說魯智深走過數箇山坡見一座大松林一條山路隨
著那山路行去走不得半里擡頭看時却見一所敗落寺
院被風吹得鈴鐸響看那山門時上有一面舊朱紅牌額
內有四箇金字都昏了寫著瓦罐之寺又行不得四五十
步過座石橋再看時一座古寺已有年代入得山門裏仔
細看來雖是大刹好生崩損但見

鐘樓倒塌殿宇崩摧山門盡長蒼苔經閣都生碧蘚釋

水滸全書

第六回

寫幾番看
朱書寺如
在根中
前前後後
形容敗落
寺院如畫



迦佛蘆芽穿膝。渾如在雪嶺之時。觀世音荆棘纏身。却似守香山之日。諸天壞損。懷中鳥雀營巢。帝釋欹斜。口內蜘蛛結網。沒頭羅漢。這法身也受災殃。折臂金剛。有神通如何施展。香積厨中藏兔穴。龍華臺上印狐踪。

魯智深入得寺來。便投知客寮去。只見知客寮門前大門也沒了。四圍壁落全無。智深尋思道。這箇大寺如何敗落的。恁地直入方丈前看時。只見滿地都是燕子糞。門上一把鎖鎖著。鎖上盡是蜘蛛網。智深把禪杖就地下擗著。叫道。過往僧人來投齋。叫了半日沒一箇答應。回到香積厨下看時。鍋也沒了。竈頭都塌損。智深把包裹解下。放在監

寫

語可憐

齋使者面前。提了禪杖到處尋去。尋到厨房後面一間小屋。見幾箇老和尚坐地。一箇箇面黃肌瘦。智深喝一聲道。你們這和尚好沒道理。由洒家叫喚沒一箇應。那和尚搖手道。不要高聲。智深道。俺是過往僧人。討頓飯喫。有甚利害。老和尚道。我們三日不會有飯落肚。那裏討飯與你喫。智深道。俺是五臺山來的僧人。粥也胡亂請洒家喫半碗。老和尚道。你是活佛去處來的僧人。我們合當齋你。爭奈我寺中僧衆走散。竝無一粒齋糧。老僧等端的餓了三日。智深道。胡說。這等一箇大去處。不信沒齋糧。老和尚道。我這裏是箇非細去處。只因是十方常住。被一箇雲遊和尚引

有房
下好

此方常
徑又有此

此弊病如
此小節目

亦有關

着一箇道人來此住持。把常住有的沒的都毀壞了。他兩
 箇無所不為。把衆僧趕出去了。我幾箇老的走不動。只得
 在這裏過。因此沒飯喫。智深道：「胡說。量他一箇和尚，一箇
 道人，做得甚事，却不去官府告他？」老和尚道：「師父，你不知
 這裏衙門又遠，便是官軍也禁不的他。這和尚道人，好生
 了得，都是殺人放火的人。如今向方丈後面一箇去處安
 身。智深道：「這兩箇喚做甚麼？」老和尚道：「那和尚姓崔，法號
 道成，綽號生鐵佛。道人姓丘，排行小乙，綽號飛天夜叉。這
 兩箇那裏似箇出家人，只是綠林中強賊一般，把這出家
 影占身體。智深正問問，猛聞得一陣香來。智深提了禪杖，

可想奇景
 可畫甚好
 看
 見喫一桌
 不止半碗

楚過後，面打一看時，見一箇土竈，蓋著一個草蓋，氣騰騰
 透將起來。智深揭起看時，煮著一鍋粟米粥。智深罵道：「你
 這幾箇老和尚沒道理，只說三日沒喫飯，如今見煮一鍋
 粥。出家人何故說謊？」那幾箇老和尚被智深尋出粥來，只
 叫得苦，把碗碟鉢頭杓子水桶都搶過了。智深肚饑沒奈
 何，見了粥要喫，沒做道理處，只見竈邊破漆春檯，只有些
 灰塵在上面。智深見了人急，智深便把禪杖倚了，就竈邊
 拾把草把春檯揩抹了，灰塵雙手把鍋掇起來，把粥望春
 檯只一傾，那幾箇老和尚都來搶粥喫。被智深一推，一交
 倒的倒了，走的走了。智深却把手來捧那粥喫，纔喫幾口，

覆懸肚腸

那老和尚道我等端的三日沒飯喫却纔去那裏抄化得這些粟米胡亂熬些粥喫你又喫我們的智深喫五七日聽得了這話便撇了不喫只聽的外面有人唱歌智深洗了手提了禪杖出來看時破壁子裏望見一箇道人頭戴旱巾身穿布衫腰繫雜色絲脚穿麻鞋挑著一擔兒一頭是箇竹籃兒裏面露些魚尾并荷葉托著些肉一頭擔著一瓶酒也是荷葉蓋著口裏唱歌著唱道

西句全為
擔婦而作
倒說轉情
愈深

你在東時我在西
你無男子我無妻
我無妻時猶問可
你無夫時好孤恹

那幾箇老和尚趕出來搖著手悄悄地指與智深道這箇

畫出生機
佛

道人便是飛天夜叉丘小乙智深見指說了便提著禪杖隨後跟去那道人不知智深在後面跟來只顧走入方丈後牆裏去智深隨即跟到裏面看時見綠槐樹下放著一條桌子鋪著些盤饌三箇盞子三雙筋子當中坐著一箇胖和尚生的眉如漆刷臉似墨裝脫的一身橫肉胸脯下露出黑肚皮來邊箱坐著一箇年幼婦人那道人把竹籃放下也來坐地智深走到面前那和尚喫了一驚跳起身來便道請師兄坐同喫一盞智深提著禪杖道你這兩箇如何把寺來廢了那和尚便道師兄請坐聽小僧說智深

胖和尚亦
看急智會

得說作的
決是敗壞
禪門的

處。田庄又廣。僧眾極多。只被廊下那幾箇老和尚。喫酒撒
潑。將錢養女。長老禁約他們不得。又把長老排告了出去。
因此把寺來都廢了。僧眾盡皆走散。田土已都賣了。小僧
却和這箇道人。新來住持。此間正欲要整理山門。修蓋殿
宇。智深道。這婦人是誰。却在這裏喫酒。那和尚道。師兄容
稟。這箇娘子。他是前村王有金的女兒。在先他的父親是
本寺檀越。如今消乏了家私。近日好生狼狽。家間人口都
沒了。丈夫又患病。因來敝寺借米。小僧看施主檀越。面取
酒相待。別無他意。師兄休聽。那幾個老畜生說。智深聽了
他這篇話。又見他如此小心。以道耐。耐幾箇老僧戲弄酒。

家提了禪杖。再回香積厨來。這幾箇老僧方纔喫些粥。正

在那裏看見智深。噴忿的出來。指著老和尚道。原來是你

所見是非
難斷直性
人感言更
須心平
氣不可一

這幾箇壞了常住。猶自在俺面前說謊。老和尚們一齊都
道。師兄休聽他說。見今養著一箇婦女在那裏。他恰纔見
你有戒刀禪杖。他無器械。不敢與你相爭。你若不信時。再
去走遭。看他和你怎地。師兄。你自尋思。他們喫酒喫肉。我
們粥也沒的喫。恰纔還只怕師兄喫了。智深道。也說得是。
倒提了禪杖。再往方丈後來。見那脚門却蚤關了。智深大
怒。只一脚踢開了。搶入裏面看時。只見那生鐵佛崔道成
仗著一條朴刀。從裏面趕到槐樹下來。搶智深。智深見了。

不來草草

大吼一聲，輪起手中禪杖，來鬪崔道成。兩箇鬪了十四五合，那崔道成鬪智深不過，只有架隔遮攔，掣仗躲閃，抵當不住。却待要走，這丘道人見他當不住，却從背後掣了條朴刀，大踏步攔將來。智深正鬪間，忽聽的背後脚步響，却又不、敢、回、頭、看、他、不、時、見、一、箇、人、影、來、知、道、有、暗、算、的、人、叫、一、聲、著、那、崔、道、成、心、慌、只、道、著、他、禪、杖、托、地、跳、出、圈、子、外、去、智、深、恰、纔、回、身、正、好、三、箇、摘、脚、兒、厮、見、崔、道、成、和、丘、道、人、兩、箇、又、併、了、十、合、之、上、智、深、一、來、肚、裏、無、食、二、來、走、了、許、多、路、途、三、者、當、不、的、他、兩、箇、生、力、只、得、賣、箇、破、綻、拖、了、禪、杖、便、走、兩、箇、燃、著、朴、刀、直、殺、出、山、門、外、來、智、深、又、鬪、了、十、合、只、掣、了、禪、杖、便、走、兩、箇、趕、到、石、橋、下、坐、在、欄、杆、上、再、不、來、趕、智、深、走、得、遠、了、喘、息、方、定、尋、思、道、洒、家、的、包、裏、放、在、監、齋、使、者、面、前、只、顧、走、來、不、會、拿、得、路、上、又、沒、一、分、盤、纏、又、是、饑、餓、如、何、是、好、待、要、回、去、又、敵、他、不、過、他、兩、箇、併、我、一、箇、枉、送、了、性、命、信、步、望、前、面、去、行、一、步、懶、一、步、走、了、幾、里、見、前、面、一、箇、大、林、都、是、赤、松、樹、但、見

虬、枝、錯、落、盤、數、千、條、赤、脚、老、龍、怪、影、參、差、立、幾、萬、道、紅、鱗、巨、蟒、遠、觀、却、似、判、官、鬚、近、看、宛、如、魔、鬼、髮、誰、將、鮮、血、灑、林、梢、疑、是、硃、砂、鋪、樹、頂、

魯智深看了道：好座猛惡林子，觀看之間，只見樹影裏一

有此一書
讀怒所以
率急認不
史大郎

背翻身
三字寫人
活寫無
病

森炭為野
極文識之
削髮為僧
亦極文識
之極聲
音好甚妙

前問姓甚
即往智深
急問語不
能與今復
出全句始
知前文之

又與李忠
說話照應
一書

箇人探頭探腦望了一望吐了一口唾閃入去了智深道

俺猜著這箇撮鳥是箇翦徑的強人正在此間等買賣見

酒家是箇和尚他道不利市吐一口唾走入去了那厮却

不是鳥晦氣撞了酒家酒家又一肚皮鳥氣正沒處發落

且剝小厮衣裳當酒喫提了禪杖徑搶到松林邊喝一聲

兀那林子裏的撮鳥快出來那漢子在林子聽的大笑道

我晦氣他倒來惹我就從林子裏拿著朴刀背翻身跳出

來喝一聲秃驢你是當死不是我來尋你智深道教你認

的洒家輪起禪杖搶那漢那漢撚著朴刀來鬪和尚恰待

向前肚裏尋思道這和尚聲音好熟便道兀那和尚你的

聲音好熟你姓甚智深道俺且和你鬪三百合却說姓名

那漢大怒仗手中朴刀來迎禪杖兩箇鬪了十數合那漢

暗暗的喝采道好箇莽和尚又鬪了四五合那漢叫道少

歇我有話說兩箇都跳出圈子外來那漢便問道你端的

姓甚名誰聲音好熟智深說姓名那漢撒了朴刀翻身

便翦拂說道認得史進麼智深笑道原來是史大郎兩箇

再翦拂了同到林子裏坐定智深問道史大郎自渭州別

後你一向在何處史進答道自那日酒樓前與哥哥分手

次日聽得哥哥打死了鄭屠逃走去有了緝捕的訪知史

進和哥哥齊發那唱的金老因此小弟亦便離了渭州尋

師父王進直到延州，又尋不着，回到北京，住了幾時，盤纏使盡，以此來在這裏尋些盤纏，不想得遇哥哥，緣何做了和尚？智深把前面過的話，從頭說了一遍。史進道：「哥哥既是肚饑，小弟有乾肉燒餅在此，便取出來，教智深喫。」史進又道：「哥哥既有包裹在寺內，我和你討去。若還不肯時，一發結果了那廝。」智深道：「是當下和史進喫得飽了，各拿了器械，再回瓦罐寺來。到寺前，看見那崔道成、丘小乙兩箇兀自在橋上坐地。」智深大喝一聲道：「你這廝們來來，今且和你鬪箇你死我活。」那和尚笑道：「你是我手裏敗將，如何再來敢鬪？」智深大怒，輪起鐵禪杖，奔過橋來。那生鐵佛生與仗著村刀，殺下橋去。智深一者得了史進，肚裏膽壯，二乃喫得飽了，那精神氣力越使得出來。兩箇鬪到八九合，崔道成漸漸力怯，只辦得走路。那飛天夜叉道人見和尚輸了，便仗著村刀來協助。這邊史進見了，便從樹林子裏跳將出來，大喝一聲：「都不要走。」掀起笠兒，挺著村刀來戰丘小乙。四箇人兩對廝殺。智深與崔道成正鬪到間深裏，智深得便處，喝一聲著，只一禪杖，把生鐵佛打下橋去。那道人見倒了和尚，無心戀戰，賣箇破綻，便走。史進喝道：「那裏去？」趕上，望後心一村刀，撲地一聲響，道人倒在一邊。史進踏入去，掉轉村刀，望下面，只顧肱肢肱察的搦智

深趕下橋去把崔道成身後一禪杖可憐兩箇強徒化作南柯一夢正是從前作過事無幸一齊來智深史進把這丘小乙崔道成兩箇屍首都縛了攬在澗裏兩箇再打入寺裏來香積厨下那幾箇老和尚因見智深輸了去怕崔道成丘小乙來殺他已自都吊死了智深史進直走入方丈後角門內看時那箇擄來的婦人投井而死直尋到裏面八九間小屋打將入去竝無一人只見包裹已拿在彼未曾打開魯智深見有了包裹依原背了再尋到裏面只見牀上三四包衣服史進打開都是衣裳包了些金銀揀好的包了一包袱背在身上尋到廚房見有酒有肉兩箇都喫飽了竈前縛了兩箇火把撥開火爐火上點著焰騰騰的先燒著後面小屋燒到門前再縛幾箇火把直來殿下後簷點著燒起來湊巧風緊刮刮雜雜地火起竟天價燒起來智深與史進看著等了一回四下火都著了二人道梁園雖好不是久戀之家俺二人只好撒開二人趲趕著行了一夜天色微明兩箇遠遠地望見一簇人家看來是箇村鎮兩箇投那村鎮上來獨木橋邊一箇小小酒店但見

柴門半掩布幙低垂酸醢酒瓮土林邊墨畫神仙塵壁上村童量酒想非滌器之相如醜婦當鑪不是當時之

水滸傳
卓氏牆間大字村中學究醉時題架上簑衣野外漁郎
乘興當

智深史進來到村中酒店內一面喫酒一面叫酒保買些
肉來借些米來打火做飯兩箇喫酒訴說路上許多事務
喫了酒飯智深便問史進道你今投那裏去史進道我如
今只得再回少華山去投奔朱武等三人入了夥且過幾
時却再埋會智深見說了道兄弟也是便打開包裹取些
金銀與了史進二人拴了包裹拿了器械還了酒錢二人
出得店門離了村鎮又行不過五七里到一箇三岔路口

取金銀分
金銀有分
可又細密

智深道兄弟須要分手酒家投東京去你休相送你打整
州須從這路去他日却得相會若有箇便人可當箇信
急來往史進拜辭了智深各自分了路史進去了只說智
深自往東京在路又行了八九日蚤望見東京入得城來
但見

千門萬戶紛紛朱翠交輝三市六街濟濟衣冠聚集鳳
閣列九重金玉龍樓顯一派玻璃花街柳陌多嬌艷
名姬楚館秦樓無限風流歌妓豪門富戶呼盧會公子
王孫買笑來

智深看見東京熱鬧市井諠譁來到城中陪箇小心問人
道大相國寺在何處街坊人答道前面州橋便是智深提

了禪杖便走早來到寺前入得山門看時端的好一座大

糾但

山門高聳梵宇清幽當頭勅額字分明兩下金剛形猛
烈五間大殿龍鱗瓦砌碧成行四壁僧房龜背磨磚花
嵌縫鐘樓森立經閣巍峩檐竿高峻接青雲寶塔依稀
侵碧漢木魚橫掛雲板高懸佛前燈燭熒煌鑪內香烟
繚繞幢旛不斷觀音殿接祖師堂寶蓋相連水陸會通
羅漢院時時護法諸天降歲歲降魔尊者來

智深進得寺來東西廊下看時徑投知客寮內去道人之
見報與知客無移時知客僧出來見了智深生得兇猛捉
著鐵禪杖跨著戒刀背著箇大包裏先有五分鐘他知客

問道師兄何方來智深放下包裹禪杖打箇問訊知客回
了問訊智深說道小徒五臺山來本師真長老有書在此
著小僧來投上刹清大師長老處討箇職事僧做知客道
既是真大師長老有書劄合當同到方丈裏去知客引了
智深直到方丈解開包裹取出書來拏在手裏知客道師
兄你如何不知體面卽目長老出來你可解了戒刀取出
那七條坐具信香來禮拜長老使得智深道你却何不早
說隨卽解了戒刀包裹內取出片香一炷坐具七條半晌
沒做道理處知客又與他披了袈裟教他先鋪坐具少刻

形容得像
如今和尚
言在衣上

微道理的
忍不內未
必有人理

只見智清禪師出來知客向前稟道這僧人從五臺山來
有真禪師書在此清長老道師兄多時不曾有法帖來知
客叫智深道師兄快來禮拜長老只見智深先把那炷香
插在鑪內拜了三拜將書呈上清長老接書拆開看時中
間備細說著曾智深出家緣由并今下山投托上刹之故
萬望慈悲收錄做箇職事人員切不可推故此僧久後必
當證果清長老讀罷來書便道遠來僧人且去僧堂中暫
歇喫些齋飯智深謝了收拾起坐具七條提了包裹拿了
禪杖戒刀跟著行童去了清長老喚集兩班許多職事僧
人盡到方丈乃言汝等眾僧在此你看我師兄智清禪師
好沒分曉這箇來的僧人原來是經畧府軍官為因打死
了人落髮為僧二次在彼鬧了僧堂因此難著他你那裏
安他、不、的、却、推、來、與、我、待、要、不、收、留、他、師、兄、如、此、千、萬、囑、
付、不、可、推、故、待、要、著、他、在、這、裏、倘、或、亂、了、清、規、如、何、使、得
知客道便是弟子們看那僧人全不似出家人模樣本寺
如何安著得他都寺便道弟子尋思起來只有酸棗門外
退居廨宇後那片菜園時常被營內軍健們并門外那二
十來箇破落戶侵害縱放爭馬好生囉哩一箇老和尚在
那裏住持那裏敢管他何不教智深去那裏住持固敢管
的、下、清、長、老、道、都、寺、說、的、是、教、侍、者、去、僧、堂、內、客、房、裏、等

理也有用

他喫罷飯便喚將他來侍者去不多時引著智深到方丈

裏清長老道你既是我師兄真大師薦將來我這寺中掛

搭做箇職事人員我這敝寺有箇大菜園在酸棗門外處亦伏

廟間壁你可去那裏住持管領每日教種地人納十擔菜

蔬餘者都屬你用度智深便道本師真長老著小僧投大

利討箇職事僧做却不教俺做箇都寺監寺如何教洒家

去管菜園首座便道師兄你不省得你新來掛搭又不曾

有功勞如何便做得都寺這管菜園也是箇大職事人員

了智深道洒家不管菜園俺只要做都寺監寺知客又道

你聽我說與你僧門中職事人員各有頭項且如小僧做

箇知客只理會管待往來客官僧眾至如維那侍者書記

首座這都是清職不容易得做都寺監寺提點院主這箇

都是掌管常住財物你纔到的方丈怎便得上等職事還

有那管藏的喚做藏主管殿的喚做殿主管閣的喚做閣

主管化緣的喚做化主管浴室的喚做浴主這箇都是主

事人員中等職事還有那管塔的塔頭管飯的飯頭管茶

的茶頭管東廁的淨頭與這管菜園的菜頭這箇都是頭

事人員未等職事假如師兄你管了一年菜園好便陞你

做箇塔頭又管了一年好陞你做箇浴主又一年好纔做

監寺智深道既然如此也有出身時洒家明日便去清長

如何此處
有道理

叢林中許
多職事出
來與閒論
旁述者不
同語皆皆
活此文家
三昧也

老見智深肯去，就畱在方丈裏歇了。當日議定了職事，隨即寫了榜文，先使人去菜園裏，退居廨宇內，掛起庫司榜。文明呂交割當夜各自散了。次早清長老陞法座，押了法帖，委智深管菜園。智深到座前，領了法帖，辭了長老，背上包裹，跨了戒刀，提了禪杖，和兩箇送入院的和尚，直來酸棗門外廨宇裏來住持。詩曰：

萍踪浪跡入東京

行盡山林數十程

古刹今番經劫火

中原從此動刀兵

相國寺中重掛搭

種蔬園內且經營

自古白雲無去住

幾多變化任縱橫

且說菜園左近有二三十箇賭博不成，才破落戶潑皮，泛常在園內偷盜菜蔬，靠著養身。因來偷菜，看見廨宇門上新掛一道庫司榜文，上說大相國寺仰委管菜園僧人智深前來住持，自明日為始掌管，並不許閒雜人等入園攪擾。那幾箇潑皮看了，便去與眾破落戶商議道：「大相國寺裏差一箇和尚，甚麼魯智深來管菜園？我們趁他新來尋一場鬧，一頓打下頭來，教那廨伏我們數中一箇道，我有一箇道理，他又不曾認的，我們如何便去尋的開？等他來時，誘他去糞窖邊，只做叅賀他，雙手搶住脚，翻筋斗，擲那廨下糞窖去，只是小耍他。」眾潑皮道：「好好商量已定。」

魯智深
智深是箇菜園主人

且看他來，却說魯智深來到縣宇退居內房中安頓了包裹行李，倚了禪杖，掛了戒刀。那數箇種地道人，都來參拜。但有一應鎖鑰，盡行交割。那兩箇和尚，同舊住持老和尚相別了，盡回寺去。且說智深出到菜園地上，東觀西望，看那園圃，只見這二三十箇潑皮，擎著些果盒酒禮，都嘻嘻的笑道：「聞知和尚新來住持，我們隣舍街坊，都來作慶。」智深不知是計，直走到糞窖邊來。那夥潑皮一齊向前，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便搶右腳，指望來攔智深。只教智深腳尖起處，山前猛虎心驚，拳頭落時，海內蛟龍喪膽。正是：方圓一片閒園圃，目下排成小戰場。那夥潑皮怎的來攔智深，且聽下回分解。

評 以上中下三等職事，安放諸僧，可見佛門廣大。又評 清長老着智深去管菜園，亦是消磨銳氣一法。

忠義水滸全書

第七回

○○花和尚倒拔垂楊柳 ○豹子頭誤入白虎堂

話說那酸棗門外三二十箇潑皮破落戶中間有兩箇爲頭的，一箇叫做過街老鼠張三，一箇叫做青草蛇李四。這兩箇爲頭接將來智深也，却好去糞窖邊看見這夥人，都不走動，只立在窖邊。齊道：俺特來與和尚作慶。智深道：你們既是隣舍街坊，都來廨宇裏坐地。張三、李四便拜在地上，不肯起來，只指望和尚來扶他，便要動手。智深見了，心裏早疑忌道：這夥人不三不四，又不肯近前來，莫不要攔

酒家那厮却是倒來捋虎鬚。俺且走向前去教那厮看酒家手脚。智深大踏步近衆人面前來。那張三李四便道：「小人兄弟們特來參拜師父。」口裏說，便向前去。一箇來搶左腳，一箇來搶右腳。智深不等他占身，右腳早起，騰的把李四先踢下糞窖裏去。張三恰待走，智深左腳早起，兩箇潑皮都踢在糞窖裏掙扎。後頭那二三十箇破落戶驚的目瞪口呆，都待要走。智深喝道：「一箇走的，一箇下去，兩箇走的，兩箇下去。」衆潑皮都不敢動，揮只見那張三李四在糞窖裏探起頭來，原來那座糞窖沒底，似深兩箇，一身臭屎，頭髮上蛆虫盤滿，立在糞窖裏叫道：「師父饒恕我們。」智深喝道：「你衆潑皮快扶那鳥上來，我饒你衆人。」衆人打一救，攙到葫蘆架邊，臭穢不可近前。智深呵呵大笑道：「兀那蠢物，你且去菜園池子裏洗了來，和你衆人說話。」兩箇潑皮洗了一回，衆人脫件衣服與他兩箇穿了。智深叫道：「都來廨宇裏坐地說話。」智深先居中坐了，指着衆人道：「你那夥鳥人，休要瞞酒家，你等都是甚麼鳥人來這裏戲弄酒家。」那張三李四并衆火伴一齊跪下，說道：「小人祖居在這里，都只靠賭博討錢爲生。這片菜園是俺們衣飯碗，大相國寺裏幾番使錢，要奈何我們，不得。師父却在那裏來的長老，恁的了得相國寺裏，不曾見有師父。今日我等願。」

情伏侍智深道。酒家是關西延安府老神經畧相公帳前。提轄官只爲殺的人多，因此情願出家。五臺山來到這裏，酒家俗姓魯法名智深，休說你這三二十箇人直甚麼，便是千軍萬馬隊中，俺敢直殺的入去出來。衆潑皮喏喏連聲拜謝了去。智深自來廨宇裏房內收拾整頓歇臥。次日衆潑皮商量湊些錢物，買了十瓶酒，牽了一箇猪來請智深，都在廨宇安排了，請魯智深居中坐了，兩邊一帶坐定。那二三十潑皮飲酒，智深道甚麼道理，叫你衆人們壞飲。衆人道：我們有福，今日得師父在這裏，與我等衆人做主。智深大喜，喫到半酣裏，也有唱的，也有說的，也有拍手的。

看可
畫勝似西

老鴉叫
生出雷揚
衆人
即生
汝揚揚演
武使拳束
後入關月
幾不容言

也有笑的，正在那裏喧鬧，只聽得門外老鴉哇哇的叫。衆人有叩齒的，齊道：赤口上天，白舌入地。智深道：你們做甚麼鳥亂？衆人道：老鴉叫，怕有口舌。智深道：那里取這話？那種地道人笑道：牆角邊綠楊樹上，新添了一箇老鴉巢，每日只聒到晚。衆人道：把梯子去上面拆了，那巢便了。有幾箇道：我們便去。智深也乘着酒興，都到外面看時，果然綠楊樹上，一箇老鴉巢。衆人道：把梯子上去拆了，也得耳根清淨。李四便道：我與你盤上去，不要梯子。智深相了一相，走到樹前，把直裰脫了，用右手向下，把身倒繳着，却把左手扳住上截，把腰只一趁，將那株綠楊樹帶根拔起。衆潑

水滸全書

第七回

三

併○接○前○隊○絕○妙○靈○文○
入○一○轉○妙○
四○字○醉○酌

省○許○多○話○

舞何向日
侵損果園
今日肯賞
酒食治人
習思之

皮見了一齊拜倒在地。只叫師父非是凡人。正是真羅漢。身體無千萬斤氣力。如何拔得起。智深道：打甚鳥緊。明日都看酒家演武。使器械。眾潑皮當晚各自散了。從明日為始。這二三十箇破落戶。見智深區區的伏。每日將酒肉來請智深。看他演武。使拳過了數日。智深尋思道：每日喫他們酒食多矣。酒家今日也安排些還席。叫道人去城中買了幾般菓子。沽了兩三擔酒。殺翻一口猪。一腔羊。那時正是三月盡天氣正熱。智深道：天色熱。叫道：人綠槐樹下鋪了蘆蓆。請那許多潑皮團團坐定。大碗斟酒。大塊切肉。叫眾人喫得飽了。再取菓子喫酒。又喫得正濃。眾潑皮道：這

幾日見師父演力。不曾見師父使器械。怎得師父教我們看一看也好。智深道：說的是。便去房內取出渾鐵禪杖。頭尾長五尺。重六十二斤。眾人看了。盡皆喫驚。都道：兩臂膊。沒水牛大小氣力。怎使得動。智深接過來。颼颼的便動。渾身上下沒半點兒參差。眾人看了一齊喝采。智深正使得活泛。只見牆外一箇官人看見。喝采道：端的使得好。智深聽得收住了手。看時。只見牆缺邊立着一箇官人。怎生打扮。但見

頭戴一頂青紗抓角兒頭巾。腦後兩箇白玉圈連珠鬢。環身穿一領單綠羅團花戰袍。腰繫一條雙搭尾龜背。

銀帶穿一對磁瓜頭朝樣卑靴手中執一把帽疊紙西

搭此一句更可

川扇子

那官人生的豹頭環眼燕頰虎鬚八尺長短身材三十四
五年紀口裏道這箇師父端的非凡使的好器械衆潑皮
道這位教師喝采必然是好智深問道那軍官是誰衆人
道這官人是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名喚林冲智
深道何不就請來廝教那林教頭便跳入墻來兩箇就槐
樹下相見了、一同坐地林教頭便問道師兄何處人氏法
諱喚做甚麼智深道洒家是關西魯達的便是只爲殺的
人多情願爲僧年幼時也曾到東京認得令尊林提轄林
冲大喜就當結義智深爲兄智深道教頭今日緣何到此

至出前一

生人品
文字相知
結處在此
字

林冲答道恰纔與拙荆一同來間壁嶽廟裏還香願林冲
聽得使棒看得入眼着女使錦兒自和荆婦去廟裏燒香
林冲就只此間相等不想得遇師兄智深道洒家初到這
里正沒相識得這幾箇大哥每日相伴如今又得教頭不
棄結爲弟兄十分好了便叫道人再添酒來相待恰纔飲
得三杯只見女使錦兒慌慌急急紅了臉在墻缺邊叫道
官人休要坐地娘子在廟中和人合口林冲連忙問道在
那里錦兒道正在五嶽樓下來撞見箇奸詐不及的把娘
子攔住了不肯放林冲慌忙道卻再來望師兄休怪休怪

即此等事
也說做後
這理的用
意妙絕

林冲別了智深急跳過墻缺和錦兒逕奔嶽廟裏來搶到五嶽樓看時見了數箇人擎着彈弓吹筒粘竿都立在欄干邊胡梯上一箇年小的後生獨自背立着把林冲的娘子攔着道你且上樓去和你說話林冲娘子紅了臉道清平世界是何道理把良人調戲林冲赶到跟前把那後生肩胛只一板過來喝道調戲良人妻子當得何罪恰待下拳打時認的是本管高太尉螟蛉之子高衙內原來高俅新發跡不曾有親兒無人幫助因此過房這阿叔高三郎兒子在房內為子本是高太尉兄弟與他做乾兒子因此高太尉愛惜他那厮在東京倚勢豪強專一愛淫垢人家妻女京師人懼怕他權勢誰敢與他爭口叫他做花花太歲有詩為証

臉前花現醜難親 心裏花開愛婦人
撞着年庚不順利 方知太歲是凶神

當時林冲扳將過來卻認得是本管高衙內先自手軟了高衙內說道林冲干你甚事你來多管原來高衙內不曉得他是林冲的娘子若還曉的時也沒這場事見林冲不動手他發這話衆多閒漢見鬧一齊攏來勸道教頭休怪衙內不認得多有衝撞林冲怒氣未消一雙眼睜着睨那高衙內衆閒漢勸了林冲和哄高衙內出廟上馬去了林

好朋友弟
兄吐心瀝
膽之語

冲將引妻小并使女錦兒也轉出廊下來只見智深提着鐵禪杖引着那二三十箇破落戶大踏步搶入廟來林冲見了叫道師兄那里去智深道我來擊你厮打林冲道原來是本官高太尉的衙內不認得荆婦時間無禮林冲本待要痛打那厮一頓太尉面上須不好看自古道不怕官只怕管林冲不合喫着他的請受權且讓他這一次智深道你卻怕他本官太尉酒家怕他甚鳥俺若撞見那撮鳥時且教他喫酒家三百禪杖了去林冲見智深醉了便道師兄說得是林冲一時被衆人勸了權且饒他智深道但有事時便來喚酒家與你去衆潑皮見智深醉了扶着道師父俺們且去明日再得相會智深提着禪杖道阿嫂休怪莫要笑話阿哥明日再會智深相別自和潑皮去了林冲領了娘子并錦兒取路回家心中只是鬱鬱不樂且說這高衙內引了班兒開漢自見了林冲娘子又被他衝散了心中好生着迷快快不樂回到府中納悶過了三四日衆多閒漢都來伺候見衙內心焦沒撩沒亂衆人散下數內有一箇擊鬪的喚做乾鳥頭富安理會得高衙內意思獨自一箇到府中伺候見衙內在書房中閒坐那富安走近前去道衙內近日面色清減心中少樂必然有件不悅之事高衙內道你如何省得富安道小子一猜便着衙

內道你猜我心中甚事不樂富安道衙內自思想那雙木

的這猜如何衙內笑道你猜得是只沒箇道理得他富安

道有何難哉衙內怕林冲是箇好漢不敢欺他這箇無傷

他見在帳下聽使喚大請大受怎敢惡了太尉輕則便刺

配了他重則害了他性命小閒尋思有一計使衙內能勾

得他高衙內聽得便道自見了多少好女娘不知怎的只

愛他心中着迷鬱鬱不樂你有甚見識能勾他時我自重

重的賞你富安道門下知心腹的陸虞候陸謙他和林冲

最好明日衙內躲在陸虞候樓上深閣擺下些酒食却叫

陸謙去請林冲出來喫酒教他直去樊樓上深閣裏喫酒

小閒便去他家對林冲娘子說道你丈夫教頭和陸謙喫

酒一時重氣悶倒在樓上叫娘子快去看哩賺得他來到

樓上婦人家水性見了衙內這般風流人物再看些甜話

兒調和他不由他不肯小閒這一計如何高衙內喝采道

好計就今晚着人去喚陸虞候來分付了原來陸虞候家

先在此處點出妙只在高太尉家隔壁巷內次日商量了計策陸虞候一時

聽允也沒奈何只要小衙內歡喜却顧不得朋友交情且

說林冲連日悶悶不已懶上街去已牌時聽得門首有人

叫道教頭在家麼林冲出來看時却是陸虞候慌忙道陸

兄何來陸謙道特來探望兄何故連日衙前不見林冲道

只這兩句
說盡千古
實友的心

墨

有勢的還
有怕人處
這勢的咬
之使人
小人
可恨

可感可恨

心裏悶，不曾出去。陸謙道：我同兄長去喫三杯解悶。林冲道：少坐拜茶。兩箇喫了茶，起身。陸虞候道：阿嫂，我同兄長（隨口用意）到家去喫三盃。林冲娘子趕到布簾下，叫道：大哥，少飲早歸。林冲與陸謙出得門來，街上閒走了一回。陸虞候道：兄長，我們休家去，只就樊樓內喫兩盃。當時兩箇上到樊樓內，占箇閣兒，喚酒保分付，叫取兩瓶上色好酒，希奇菓子案酒。兩箇叙說閒話。林冲歎了一口氣。陸虞候道：兄長，何故歎氣？林冲道：賢弟不知，男子漢空有一身本事，不遇明主，屈沉在小人之下，受這般腌臢的氣。陸虞候道：如今禁軍中雖有幾箇教頭，誰人及得兄長的本事？太尉又看承得好，却受誰的氣？林冲把前日高衙內的事，告訴陸虞候。一遍。陸虞候道：衙內必不認得，嫂子兄長休氣，只顧飲酒。林冲喫了八九杯酒，因要小遺，起身道：我去淨手了來。林冲下得樓來，出酒店門，投東小巷內去淨了手，回身轉出巷口，只見女使錦兒叫道：官人尋得我苦，却在這裡。林冲慌忙問道：做甚麼？錦兒道：官人和陸虞候出來，沒半箇時辰，只見一箇漢子慌慌急急奔來家裏，對娘子說道：我是陸虞候家鄰舍，你家教頭和陸謙喫酒，只見教頭一口氣不來，便撞倒了。叫娘子且快來看視。娘子聽得，連忙央間壁三婆看了家，和飛虎那漢子去直到太尉府前小巷內。

一家人家上至樓上只見卓子上擺着些酒食不見官人
恰待下樓只見前日在嶽廟裏囉啤娘子的那後生出來
道娘子少坐你丈夫來也錦兒慌慌下得樓時只聽得娘
子在樓上叫殺人因此我一塊裏尋官人不見正撞着賣
藥的張先生道我在樊樓前過見教頭和一箇人入去喫
酒因此特迤到這裏官人快去林冲見說喫了一驚也不
顧女使錦兒三步做一步跑到陸虞候家搶到胡梯上却
關着樓門只聽得娘子叫道清平世界如何把我良人妻
子關在這里又聽得高衙內道娘子可憐見救俺便是鐵
石人也告的回轉林冲立在胡梯上叫道大嫂開門那婦
人聽的是丈夫聲音只顧來開門高衙內喫了一驚空開
了樓廳跳牆走了林冲上的樓上尋不見高衙內問娘子
道不曾被這厮點污了娘子道不曾林冲把陸虞候家打
得粉碎將娘子下樓出得門外看時鄰舍兩邊都閉了門
女使錦兒接着三箇人一處歸家去了林冲拏了一把解
腕尖刀逕奔到樊樓前去尋陸虞候也不見了却回來他
門前等了一晚不見回家林冲自歸娘子勸道我又不曾
被他騙了你休得胡做林冲道耐耐這陸謙畜生我和你
如兄若弟你也來騙我只怕不撞見高衙內也照管着他
頭面娘子苦勸那里肯放他出門陸虞候只躲在太尉府

內亦不敢回家林冲一連等了三日並不見面府前人見林冲面色不好誰敢問他第四日飯時侯魯智深逕尋到林冲家相探問道教頭如何連日不見面林冲答道小弟少冗不曾探得師兄既蒙到我寒家本當草酌三杯爭奈一時不能周備且和師兄一同上街閒玩一遭市沽兩盞如何智深道最好兩箇同上街來喫了一日酒又約明日相會自此每日與智深上街喫酒把這件事都放慢了正是

丈夫心事有親朋

談笑酣歌散鬱蒸

只有女人秋心悶處

深閨無語病難興

頭裡近情

這

且說高衙內自從那日在陸虞候家樓上喫了那驚跳墻脫走不敢對太尉說知因此在府中卧病陸虞候和富安兩箇來府裏望衙內見他容顏不好精神憔悴陸謙道衙內何故如此精神少樂衙內道實不瞞你們說我為林冲老婆兩次不能勾得他又喫他那一驚這病越添得重了眼見的半年三箇月性命難保二人道衙內且寬心只在小人兩箇身上好歹要共那婦人完聚只除他自縊識伏案死了便罷正說間府裏老都管也來看衙內病症只見不痒不疼渾身上或寒或熱沒撩沒亂滿腹中又飽又饑白晝忘飧黃昏廢寢對爺娘怎訴心中恨見相識難

衙內怕林冲不敢與太尉說還可勸止只一味趨奉小人所

遮臉上羞

那陸虞候和富安見老都管來問病，兩箇商量道：「只除恁的等候老都管看病已了出來，兩箇邀老都管僻淨處說道：『若要衙內病好，只除教太尉得知，害了林冲性命，方能勾得他老婆和衙內在一處。這病便得好，若不如此，已定送了衙內性命。』」老都管道：「這箇容易。」老漢今晚便稟太尉得知，兩箇道：「我們已有了計，只等你回話。」老都管至晚來見太尉，說道：「衙內不害別的症，却害林冲的老婆。」高俅道：「幾時見了他的渾家？」都管稟道：「便是前月二十八日在嶽廟裏見來。」今經一月有餘，又把陸虞候設的計備細說了。

漏人的性命
命奉承人
性命小
不作事如

帶見惡人
初念未嘗
善一尋思
惡矣矣

高俅道：「如此因為他渾家怎地害他？」我尋思起來，若為惜林冲一箇人，時須送了我孩兒性命，却怎生是好？」都管道：「陸虞候和富安有計較。」高俅道：「既是如此，教喚二人來商議。」老都管隨即喚陸謙、富安入到堂裏，唱了喏。高俅問道：「我這小衙內的事，你兩箇有甚計較？」救得我孩兒好了時，我自擡舉你二人。陸虞候向前稟道：「恩相在上，只除如此如此，使得高俅見說了，喝采道：『好計。』你兩箇明日便與我行，不在話下。」再說林冲每日和智深喫酒，把這件事不記心了。那一日兩箇同行到闔武坊巷口，見一條大漢頭戴一頂瓜兒頭巾，穿一領舊戰袍，手裏擎着一口寶刀，揮

帶血也漢子不是之識者也掉文代的計策可騙動得須用本色事本語激之只因陸虞候與林中相好曉得林冲心性故有如此巧

着箇草標兒立在街上，口裏自言自語說道：「不遇識者，屈沉了我這口寶刀。林中也不理會，只顧和智深說着話走。」那漢又跟在背後道：「好口寶刀，可惜不遇識者。」林冲只顧和智深走着，說得人巷。那漢又在背後說道：「偌大一箇東京，沒一箇識得軍器的。」林冲聽的說，回過頭來，那漢颯的把那口刀掣將出來，明晃晃的奪人眼目。林冲合當有事，猛可地道：「將來看。」那漢遞將過來，林冲接在手內，同智深看了，但見：

清光奪目，冷氣侵人。遠看如玉沼春冰，近看似瓊臺瑞雪花紋密布，如豐城獄內飛來，紫氣橫空，似楚昭夢中

收得太阿巨闕，應難比。莫邪干將亦等閒。

當時林冲看了，喫了一驚，失口道：「好刀，你要賣幾錢？」那漢道：「索價三千貫，實價二千貫。」林冲道：「值是值二千貫，只沒箇識主。你若一千貫肯時，我買你的。」那漢道：「我急要些錢，使你若端的要時，饒你五百貫。」實要一千五百貫。林冲道：「只是一千貫，我便買了。」那漢歎口氣道：「金子做生鐵賣，下罷罷一文也不要。」我的林冲道：「跟我來家中取錢還你。」回身却與智深道：「師兄且在茶房裏少待，小弟便來。」智深道：「酒家且回去，明日再相見。」林冲別了智深，自引了賣刀的，那漢到家去取錢，與他就開。那漢道：「你這口刀，那里

實家而
了去似
亦可住却
又詰問來
歷一番不
行細膩且
於漢子口
內罵出一
段壯士失
時的情語
豈真能動
人添多少
光景

不認得
不在事上
說在白裡
點出真化
正之筆

金瓶梅

與、穿、戰、袍、相、應。

得來那漢道小人祖上留下因為家道消乏沒奈何將出
來賣了林冲道你祖上是誰那漢道若說時辱沒殺人林
冲再也不問那漢得了銀兩自去了林冲把這口刀翻來
復去看了一回喝采道端的好把刀高太尉府中有一口
寶刀胡亂不肯教人看我幾番借看也不肯將出來今日
我也買了這口好刀慢慢和他比試林冲當晚不落手看
了一晚夜間掛在壁上未等天明又去看那刀次日巳牌
時分只聽得門首有兩箇承局叫道林教頭太尉鈞旨道
你買一口好刀就叫你將去比看太尉在府裏專等林冲
聽得說道又是甚麼多口的報知了兩箇承局催得林冲

穿了衣裳拿了那口刀隨這兩箇承局來林冲道我在府
中不認的你兩箇人說道小人新近參隨却早來到府前
進得到廳前林冲立住了脚兩箇承局又道太尉在裏面後堂
內坐地轉入屏風至後堂又不見上尉林冲又住了脚兩
箇又道太尉直在裏面等你叫引教頭進來又過了兩三
重門到一箇去處一週遭都是綠欄干兩箇又引林冲到
堂前說道教頭你只在此少待等我入去稟太尉林冲拿
着刀立在簷前兩箇人自入去了一盞茶時不見出來林
冲心疑探頭入簷看時只見簷前額上有四箇青字寫道
白虎節堂林冲猛省道這節堂是商議軍機大事處如何

金瓶梅

第七回

十四

敢無故輒入急待回身只聽的靴履響脚步鳴一箇人從外面入來林冲看時不是別人却是本管高太尉林冲見了執刀向前聲喏太尉喝道林冲你又無呼喚安敢輒入白虎節堂你知法度否你手裏拿着刀莫非來刺殺下官有人對我說你兩三日前拿刀在府前伺候必有歹心林冲躬身稟道恩相恰纔蒙兩箇承局呼喚林冲將刀來比看太尉喝道承局在那里林冲道他兩箇已投堂裏去了太尉道胡說甚麼承局敢進我府堂裏去左右與我拿下這厮說猶未了傍邊耳房裏走出二十餘人把林冲橫推倒拽恰似旱鵬追些紫燕渾如猛虎啖羊羔高太尉大怒道你既是禁軍教頭法度也還不知道因何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欲殺本官叫左右把林冲推下不知性命如何不因此等有分教大鬧中原縱橫海內直教農夫背上添心號漁父舟中插認旗畢竟看林冲性命何如且聽下回分解

評

陸謙一輩又絕交論中所未發可續廣絕交一則寶刀之計豈曰斷金

忠義水滸全書

第八回

○林教頭刺配滄州道 ○魯智深大鬧野猪林

話說當時太尉喝叫左右排列軍校拿下林冲要斬林冲大叫冤屈太尉道你來節堂有何事務見今手裏拿着利刃如何不是來殺下官林冲告道太尉不喚如何敢見有兩箇承局望堂裏去了故賺林冲到此太尉喝道胡說我府中那有承局這厮不服斷遣喝叫左右解去開封府分付滕府尹好生推問勘理明白處決就把寶刀封了去左右領了鈞旨監押林冲投開封府來恰好府尹坐衙未退

但見

緝、羅、繳、壁、紫、綬、卓、圍、當、頭、額、掛、朱、紅、四、下、簾、垂、斑、竹、官、
 僚、守、正、戒、石、上、刻、御、製、四、行、令、史、謹、嚴、漆、牌、中、書、低、聲、
 二、字、提、轄、官、能、掌、機、密、客、帳、司、專、管、禪、單、吏、兵、沉、重、節、
 級、嚴、威、執、籐、條、祇、候、立、塔、前、持、大、杖、離、班、分、左、右、戶、婚、
 詞、訟、斷、時、有、似、玉、衡、明、開、殿、是、非、判、處、恰、如、金、鏡、照、雖、
 然、一、郡、宰、臣、官、果、是、四、方、民、父、母、直、使、囚、從、冰、上、立、盡、
 教、人、向、鏡、中、行、說、不、盡、許、多、威、儀、似、塑、就、一、堂、神、道、

高太尉幹人把林冲押到府前跪在階下府幹將太尉言
 諱對滕府尹說了將上太尉封的那把刀放在林冲面前

府尹道林冲你是箇禁軍教頭如何不知法度手執利刃
 故入節堂這是該死的罪犯林冲告道恩相明鏡念林冲
 負屈銜冤小人雖是龕鹵的軍漢頗識些法度如何敢擅
 入節堂為是前月二十八日林冲與妻到嶽廟還香願正

迎見高太尉的小衙內把妻子調戲被小人喝散了次後
 又使陸虞候賺小人喫酒却使富安來騙林冲妻子到陸
 虞候家樓上調戲亦被小人趕去是把陸虞候家打了一
 場兩次雖不成姦皆有人証次日林冲自買這口刀今日
 太尉差兩箇承局來家呼喚林冲叫將刀來府裏比看因
 此林冲同二人到節堂下雨箇承局進堂裏去了不想太

尉從外面進來設計陷害林冲望恩相做主府尹聽了林

冲口詞且叫與了回文一面取刑具枷棍來枷了推入牢

裏監下林冲家裏自來送飯一面使錢林冲的丈人張教

頭亦來買上告下使用財帛正值有箇當案孔目姓孫名

定為人最鯁直十分好善只要週全人因此人都喚做孫

佛兒他明知道這件事轉轉宛宛在府上說知就裏稟道

此事果是屈了林冲只可週全他府尹道他做下這般罪

高太尉批仰定罪定要問他手執利刃故入節堂殺害本

官怎週全得他孫定道這南衙開封府不是朝廷的是高

太尉家的府尹道胡說孫定道誰不知高太尉當權倚勢

豪強更兼他府裏無般不做但有人小小觸犯便發來關

到府要殺便殺要剮便剮却不是他家官府府尹道據你

說時林冲事怎的方便他施行斷遣孫定道看林冲口詞

是箇無罪的人只是沒拿那兩箇承局處如今着他招認

做不合腰懸利刃誤入節堂脊杖二十刺配遠惡軍州滕

府尹也知這件事了自去高太尉面前再三稟說林冲口

詞高休情知理短又礙府尹只得准了就此日府尹回來

陞廳叫林冲除了長枷斷了二十脊杖喚箇文筆匠刺了

面頰量地方遠近該配滄州牢城當廳打一面七斤半圓

頭鐵葉護身枷釘了貼上封皮押了一道牒文差兩箇防

不關

只處便是

孫定可進

言處林中

真山死處

變直的好

是真好善

西上明知

知屈的也

有進者如

跌妙於

此

這做只此

一句便是

定不得死

那的斷案

真好孔目

不好府尹

此一番往
反語情事
凄然使人
酸涕

送公人監押前去兩箇人是董超薛霸二人領了公文押
送林冲出開封府來只見眾鄰舍并林冲的丈人張教頭
都在府前接着同林冲兩箇公人到州橋下酒店裏坐定
林冲道多得孫孔目維持這棒不盡因此走動得張教頭
叫酒保安排案酒菓子管待兩箇公人酒至數杯只見張
教頭將出銀兩齎發他兩箇防送公人已了林冲執手對
丈人諒道泰山在上年災月厄撞了高衙內喫了一場屈
官司今日有句話說上稟泰山自家泰山錯愛將今愛嫁
事小人已經三載不曾有半些兒左池雖不曾生半箇兒
女未曾面紅面赤半點相今小人遭這場橫事配去滄

州生死存亡未保娘子在家小人心去不穩誠恐高衙內
威逼這頭親事况兼青春年少休為林冲誤了前程却是
林冲自行主張非他人逼迫小人今日就高鄰在此明白
立紙休書任從改嫁並無爭執如此林冲去的心穩免得
高衙內陷害張教頭道賢婿甚麼言語你是天年不齊遭
了橫事又不是你詐將出來的今日權且去滄州躲避
難早晚天可憐見放你回來時依舊夫妻完聚老漢家中
也頗有些過活便取了我女家去緣在下有分曉又不
五載養贍得他又遺不叫他出入高衙內便要見也不能勾
休要憂心都在老漢身上你在滄州牢城我自頻頻寄書

老漢買書
安貞

并衣服與你。休得要胡思亂想。只顧放心去。林冲道。感謝泰山厚意。只是林冲放心不下。枉自兩相耽誤。泰山可憐見林冲。依允小人。便死也瞑目。張教頭那裏。肯應承眾鄰舍。亦說行不得。林冲道。若不依允小人之時。林冲便掙扎得回來。誓不與娘子相聚。張教頭道。既然恁地。時權且由你寫下。我只不把女兒嫁人。便了。當時叫酒保尋箇寫文書的人來。買了一張紙來。那人寫林冲說道是。

東京八十萬禁軍教頭林冲。為因身犯重罪。斷配滄州。去後存亡不保有妻張氏。年少情願立此休書。任從改嫁。永無爭執。委是自行情願。即非相逼。恐後無憑。立此

寫得老
愈可痛

文約為照年月日

林冲當下看人寫了借過筆來。去年月下。押箇花字。打箇手。摸正在閣裏寫了。欲付與泰山收時。只見林冲的娘子。號天哭地。叫將來。女使錦兒。抱着一包衣服。一路尋到酒店裏。林冲見了起身。接着道。娘子。小人有句話說。已稟過泰山了。為是林冲年災月厄。遭這場屈事。今去滄州生死不保。誠恐誤了娘子青春。今已寫下幾字在此。萬望娘子休等小人。有好頭腦。自行招嫁。莫為林冲。誤了賢妻。那婦人聽罷。哭將起來。說道。丈夫。我不曾有半些兒點污。如何把我休了。林冲道。娘子。我是好意。恐怕日後兩下相誤。贖

天人娘子
作兩卷說
變黃團

了。你張教頭便道我兒放心。雖是女婿。恁的主張。我終不
成。下得將你來再嫁人。這事且由他放心去。他便不來時。
我也安排你一世的終身盤費。只教你守志便了。那婦人
聽得說心中哽咽。又見了這封書。一時哭倒聲絕在地。未
知五臟如何。先見四肢不動。但見

荆山玉損。可惜數十年結髮成親。寶鑑花殘。枉費九十
日東君。匹配花容。倒所有如西苑芍藥。倚朱欄檀口無
言。一似南海觀音來入定。小園昨夜東風惡。吹折江梅
就地橫。

林冲與泰山張教頭救得起來。半晌方纔甦醒。兀自哭不

餘○哀○動○人○

住。林冲把休書與教頭收了。眾鄰舍亦有婦人來勸林冲
娘子攙扶回去。張教頭囑付林冲道。你顧前程去。掙扎回
來。厮見你的老小。我明日便取回去。養在家裏。待你回來。
完聚你。但放心去。不要掛念。如有使人千萬頻頻寄些書
信來。林冲起身謝了拜辭。泰山并眾鄰舍背了包裹。隨着
公人去了。張教頭同鄰舍取路回家。不在話下。且說兩箇
防送公人把林冲帶來。使臣房裏寄了監董超。薛霸各自
回家收拾行李。只說董超正在家裏拴束包裹。只見巷口
酒店裏酒保來說道。董端公一位官人在小人店中請說
話。董超道是誰。酒保道。小人不認的。只叫請端公便來原

公之稱
又有醉
且留口

來宋時的公人都稱呼端公當時董超便和酒保逕到店中閣兒內看時見坐着一箇人頭戴頂萬字頭巾身穿領皂紗背子下面皂靴淨襪見了董超慌忙作揖道端公請坐董超道小人自來不曾拜識尊顏不知呼喚有何使令那人道請坐少間便知董超坐在對席酒保一面鋪下酒盞菜蔬菓品案酒都搬來擺了一卓那人問道薛端公在何處住董超道只在前邊巷內那人喚酒保問了底脚與我去請將來酒保去了一盞茶時只見請得薛霸到閣兒裏董超道這位官人請俺說話薛霸道不敢動問大人高姓那人又道少刻便知且請飲酒三人坐定一面酒保篩

酒酒至數杯那人去袖裏取出十兩金子放在桌上說道二位端公各收五兩有些小事煩及二人道小人素不認得尊官何故與我金子那人道二位莫不投滄州去董超道小人兩箇奉本府差遣監押林冲直到那裏那人道既是如此相煩二位我是高太尉府心腹人陸虞候便是董超薛霸喏喏連聲說道小人何等樣人敢共對席陸謙道你二位也知林冲和太尉是對頭今奉着太尉鈞旨教將這十兩金子送與二位望你兩箇領諾不必遠去只就前面僻靜去處把林冲結果了就彼處討紙回狀回來便了若開封府但有話說太尉自行分付並不妨事董超道

誘以利壓
以勢其惡
乃濟

却怕使不得開封府公文只以解活的去却不曾教結果
了他亦且本人年紀又不高如何作的這緣故倘有些
堯荅恐不方便薛霸道老董你聽我說高太尉便叫你我
死也只得依他莫說使這官人又送金子與俺你不要多
說和你分了罷落得做人情日後也有照顧俺處前頭有
的是大松林猛惡去處不壞怎的與他結果了罷當下薛
霸收了金子說道官人放心多是五站路少便兩程便有
分曉陸謙大喜道還是薛端公真是爽快明日到地了時
是必揭取林冲臉上金印回來做表證陸謙再包辦二位
十兩金子相謝專等好音切不可相誤原來宋時但是犯

人徒流遷徙的都臉上刺字怕人恨怪只喚做打金印三

箇人又喫了一會酒陸虞候算了酒錢三人出酒肆來各

自分手只說董超薛霸將金子分受入已送回家中取了

行李包裹拿了水火棍便來不使臣房裏取了林冲監押上

路當日出得城來離城三十里多路歇了宋時途路上客

店人家但是公人監押囚人來歇不要房錢當下董薛二

人帶林冲到客店裏歇了一夜第二日天明起來打火喫

了飲食投滄州路上來時遇六月天氣炎暑正熱林冲初

喫棒時倒也無事次後三兩日間天道盛熱棒瘡却發又

是箇新喫棒的人路上一步挨一步走不動薛霸道好不

薛超薛霸
董超薛霸

曉事此去滄州二千里有餘的路你這般樣走幾時得到
林冲道小人在太尉府裏折了些便宜前日方纔喫棹棒
瘡舉發這般炎熱上下只得擔待一步董超道你自慢慢
的走休聽咭咭薛霸一路上喃喃咄咄的口裏埋冤叫苦
說道却是老爺們晦氣撞着你這箇魔頭看看天色又晚
但見

火輪低墜玉鏡將懸遙觀野驛俱生近觀柴門半掩僧
投舌寺雲林時見鳴歸漁傍陰漉風樹猶聞蟬噪急急
牛羊來熱坂勞勞喘馬息蒸途

當晚三箇人投村中客店裏來到住房內兩箇公人放了
棍棒解下包裹林冲也把包來解了不等公人開口去包
裏取些碎銀兩央店小二買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
請兩箇防送公人坐了喫些酒肉糴些米來安排盤饌
的醉了和枷倒在一邊薛霸去燒一鍋百沸滾湯提將來
傾在脚盆內叫道林教頭你洗了脚好睡林冲挣的起
來被枷礙了曲身不得薛霸便道我替你洗林冲忙道使
不得薛霸道出路人那裏計較的許多林冲不知是計只
顧伸下脚來被薛霸只一按按在滾湯裏林冲叫一聲咬
也急縮得起時泡得脚面紅腫了林冲道不消生受薛霸
道只見罪人伏侍公人那曾有公人伏侍罪人好意叫他

是初是道
起說好話
到底是真
起好也然
畢竟是同
惡中的幻
節亦有分

洗脚顛倒嫌冷嫌熱却不是好心不得好報口裏喃喃的
罵了半夜林冲那裏敢回話自去倒在一邊他兩箇潑了
這水自換些水去外邊洗了脚收拾睡到四更好眼日同店人都
未起薛霸起來燒了面湯安排打火做飯喫林冲起來暈
了喫不得又走不動薛霸拿了水火棍催促動身董超去
腰裏解下一雙新草鞋耳朵并索兒却是麻編的叫林冲
穿林冲看時脚上滿面都是燎漿泡只得尋覓舊草鞋穿
那裏去討沒奈何只得把舊草鞋穿上叫店小二筭過酒
錢兩箇公人帶了林冲出店却是五更天氣林冲走不到
三二里脚上泡被新草鞋打破了鮮血淋漓正走不動聲

喚不止薛霸罵道走便快走走便大棍撈將起來林冲
道上下方便小人豈敢怠慢俄延程途其實是脚疼走不
動董超道我扶着你走便了攙着林冲只得又挨了四五
里路看看正走不動了早望見前面烟籠霧鎖一座猛惡
林子但見

枯蔓層層如雨脚
喬枝鬱鬱似雲頭
不知天日何年照
惟有冤魂不斷愁

這座林子有名喚做野猪林此是東京去倉洲路上第一
箇峻峻去處宋時這座林子內但有些冤讐的使用些錢
與公人帶到這裏不知結果了多少好漢今日這兩箇公

通林子
亦有厚味
動人險情

以前走
分此處合
後又分
若徑要縛
有何意致

人帶林冲奔入這林子裏來董超道走了一五更走不得
十里路程似此滄州怎的得到薛霸道我也走不得了且
就林子裏歇一歇三箇人來到裏面解下行李包裹都搬
在樹根頭林冲叫聲呵也告罪着一株大樹便倒了只見董
超薛霸道行一步等一步倒走得我困倦起來且睡一睡
却行放下水火棍便倒在樹邊畧畧閉得眼從地下叫將
起來林冲道上下做甚麼甚重超薛霸道俺兩箇正要睡一
睡這裏又無關鎖只怕你走了我們放心不下以此睡不
穩林冲答道小人是箇好漢官司既已喫了一世也不走
薛霸道那裏信得你說麼我們心穩須得縛一縛林冲道

上下要縛便縛小人敢道怎的薛霸腰裏解下索子來把
林冲連手帶脚和枷緊緊的綁在樹上同董超兩箇跳將
起來轉過身來拏起水火棍看看林冲說道不是俺要結
果你自是前日來時有那陸虞候傳着高太尉鈞旨教我
兩箇到這裏結果你立等金印回去回話便多走的幾日
也是死數只今日就這裏倒作成我兩箇回去快些休得
要怨我弟兄兩箇只是上司差遣不由自己你須精細着
明年今日是你周年我等已限定日期亦要早回話林冲
見說淚如雨下便道上下我與你二位往日無讐近日無
冤你二位如何救得小人生死不忘董超道說甚麼門前

獨處險處
任使人一
焉不知下
罪夕急役
人若說到
下同雷鳴
一聲便泄
虛春光驚
不深喜不
却矣

救你不得薛霸便提起水火棍來望着林冲腦袋上劈將
來可憐豪傑束手就死正是萬里黃泉無旅店三魂今夜
落誰家畢竟林冲性命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評 兒女情深英雄氣短只冲臨岐猶見本色作者便
非凡筆

忠義水滸全書

第九回

柴進門招天下客 林冲棒打洪教頭

話說當時薛霸雙手舉起棍來望林冲腦袋上便劈下來
說時遲那時快薛霸的棍恰舉起來只見松樹背後雷鳴
也似一聲那條鐵禪杖飛將來把這水火棍一隔丟去九
霄雲外跳出一箇胖大和尚來喝道洒家在林子裏聽你
多時兩箇公人看那和尚時穿一領皂布直裰跨一口戒
刀提起禪杖輪起來打兩箇公人林冲方纔閃開眼看時
認得是魯智深林冲連忙叫道師兄不可下手我有話說

從天而下
說得驟捷
快人

發得十分
精切往事
證明

智深聽得收住禪杖兩箇公人呆了半晌動彈不得林冲道非干他兩箇事盡是高大尉使陸虞候分付他兩箇公人要害我性命他兩箇怎不依他你若打殺他兩箇也是冤屈魯智深扯出戒刀把索子都割斷了便扶起林冲叫兄弟俺自從和你買刀那日相別之後洒家憂得你苦自從你受官司俺又無處去救你打聽的你斷配滄洲洒家在開封府前又尋不見却聽得人說監在使臣房內又見洒保來請兩箇公人說道店裏一位官人尋說話以此洒家疑心放你不下恐這厮們路上害你俺特地跟將來見這兩箇撮鳥帶你入店裏去洒家也在那店裏歇夜間聽得那厮兩箇做神做鬼把滾湯賺了你脚那時俺便要殺這兩箇撮鳥却被客店裏人多恐防救了洒家見這厮們不懷好心越放你不下你五更裏出門時洒家先投透這林子裏來等殺這厮兩箇撮鳥他到來這裏害你正好殺這厮兩箇林冲勸道既然師兄救了我你休害他兩箇性命魯智深喝道你這兩箇撮鳥洒家不看兄弟面時把你這兩箇都剝做肉醬且看兄弟面皮饒你兩箇性命就那裏插了戒刀喝道你這兩箇撮鳥快攬兄弟都跟洒家來提了禪杖先走兩箇公人那裏敢回話只叫林教頭救俺兩箇依前背上包裹提了水火棍扶着林冲又替他拖了

包裹一同跟出林子來行得三四里路程見一座小小酒店在村口四箇人入來坐下看那店時但見

明時好

國名合舉
亦奇

前臨驛路後接溪村數株桃柳綠陰濃幾處葵榴紅影亂門外森森麻麥廳前倚倚荷花輕輕酒旆舞薰風短短蘆簾遮酷日壁邊瓦瓮白泠泠滿貯村醪架上磁瓶香噴噴新開社醞白髮出翁親滌器紅顏村女笑當壚當下深冲超霸四人在村酒店中坐下喚酒保買五七斤肉打兩角酒來喫回些麵來打餅酒保一面整治把酒來篩兩箇公人道不敢拜問師父在那箇寺裏住持智深笑道你兩箇撮鳥問俺任處做甚麼莫不去教高俅做甚麼

不不下父
不長便成
下朋友便
成信人義
好的人只
是放得下
三字遂死
不薄頻
不真披瀝

奈何酒家別人怕他俺不怕他酒家若撞着那廝教他喫三百禪杖兩箇公人那裏敢一十開口喫了些酒肉收拾了行李還了酒錢出離了村店林冲問道師兄今投那裏去魯智深道殺人須見血救人須救徹酒家放你不下直送兄弟到滄洲兩箇公人聽了暗暗地道苦也却是壞了我們的勾當轉去時怎回話且只得隨順他一處行路有詩為証

最恨姦謀欺白日
獨持義氣薄黃金
迢迢不畏千程路
辛苦惟存一片心

自此途中被魯智深要行便行又歇便歇那裏敢扭他好

便罵不好便打兩箇公人不敢高聲只怕和尚發作行了

兩程討了一輛車子林冲上車將息三箇跟着車子行着

兩箇公人懷着鬼胎各自要保性命只得小心隨順着行

魯智深一路買酒買肉將息林冲那兩箇公人也喫遇着

客店早歇晚行都是那兩箇公人打火做飯誰敢不依他

二人暗商量我們被這和尚監押之下明日回去高大尉

必然奈何俺薛霸道我聽得大相國寺菜園廨宇裏新來

了箇僧人喚做魯智深想來必是他回去實說俺要在野

猪林結果他被這和尚救了送到滄州因此下手

不得捨着還了他十兩金子着陸謙去尋這和尚便了

我和你只要躲得身上乾淨董超道也說的是兩箇暗商

量了不題話休絮繁被智深監押不離行了十七八日近

滄州只有七十來里路程一路去却有人家再無僻淨處

了魯智深打聽得實了就松林裏歇智深對林中道兄

弟此去滄州不遠了前路都有人恐別無僻淨去處酒家

已打聽實了俺如今和你分手異日再得相見林中道師

兄回去泰山處可說知防護之恩不死當以厚報魯智深

又取出一二十兩銀子與林冲把三二兩與兩箇公人道

你兩箇撮鳥本是路上砍了你兩箇頭兄弟面上饒你兩

箇鳥命如今没多路了休生反心兩箇道再怎敢皆是太

如竟善

如此顯
實手段方
天後亦有
不和不尚
一毫反

尉差遣接了銀子却待分手魯知一深看着兩箇公人道你

兩箇撮鳥的頭硬似這松樹麼一人答道小人頭是父母

皮肉包着些骨頭智深輪起禪杖只把松樹只一下打的樹

有二寸深痕齊齊折了喝一聲迫你兩箇撮鳥但有反心

教你頭也與這樹一般擺着手拖了禪杖叫聲兄弟保重

自回去了董超薛霸都吐出舌頭來半晌縮不入去林冲

道上下俺們自去罷兩箇公人道好箇莽和尚一下打折

了一株樹林冲道這箇直得甚麼相國寺一株柳樹連根

也拔將出來二人只把頭來方纔得知是實三人當下

離了松林行到晌午早望見口道上一座酒店但見

古道孤村路傍酒店楊柳岸曉垂錦旆蓮花蕩風拂青

帘劉伶仰臥蕭床前李白醉眠描壁土社醞壯農夫之

膽村醪助野叟之谷神仙玉佩曾留下卿相金貂也當

來

三箇人入酒店裏來林冲讓兩箇公人上首坐了董薛二

人半日方纔得自在只見那店裏有幾處座頭三五箇篩

酒的酒保都手忙脚亂搬東搬西林冲與兩箇公人坐了

半箇時辰酒保並不來問林冲等得不耐煩把桌子敲着

說道你這店主人好欺客見我是箇犯人便不來睬着我

須不白喫你的是甚道理主人說道你這是原來不知我

無情却石
精接脉在
鬼想之外

的好意林冲道不賣酒肉與我有甚好意店主人道你不知俺這村中有箇大財主姓柴名進此間稱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喚做小旋風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孫自陳橋讓位太祖武德皇帝勅賜與他誓書鐵券在家中誰敢欺負他專一招接天下往來的好漢三五十箇養在家中常常囑付我們酒店裏如有流配來的犯人可叫他投我莊上來我自資助他我如今買酒肉與你喫得面皮紅了他道你自有盤纏便不助你我是好意林冲聽了對兩箇公道我在東京教軍時常常聽得軍中人傳說柴大官人名字却原來在這裏我們何不同去投奔他董超薛霸尋思

道既然如此有甚虧了我們處就便收拾包裹和林冲問道酒店主人柴大官人莊在何處我等正要尋他店主人道只在前面約過三二里路大石橋邊轉灣抹角那箇大莊院便是林冲等謝了店主人三箇山門果然三二里見一座大石橋過得橋來一條平坦大路早望見綠柳陰中顯出那座莊院四下一週遭一條澗河兩庫邊都是垂楊大樹樹陰中一遭粉牆轉灣來到莊前看時好箇大莊院但見

門迎黃道山接青龍萬枝桃綻武陵溪千樹花開金谷苑乘賢堂上四時有不謝奇花百卉廳前八節賽長春

佳景堂懸勅額金牌家有誓書鐵券朱堯碧瓦掩映着
九級高堂畫棟雕梁真乃是三微精舍不是當朝動戚
第也應前代帝王家

三箇人來到莊上見條濶板橋上坐着四五箇莊客都在
那裏乘涼三箇人來到橋邊與莊客施禮罷林冲說道相
煩大哥報與大官人知道京師有箇犯人送配牢城姓林
的末見莊客齊道你没福若是大官人在家時有酒食錢
財與你今早出獵去了林冲道不知幾時回來莊客道說
不定敢怕投東莊去歇也不見得許你不得林冲道如此
是我沒福不得相遇我們去罷別了衆莊客和兩箇公人

不就在見
順比合鑑
愈有極致

再回舊路肘裏好生愁悶行了半里多路只見遠遠的從

林子深處一簇人馬來但見

人人俊麗箇箇英雄數十匹駿馬嘶風兩三面綉旗弄
日粉青檀笠似倒翻荷葉高擎絳色紅纓如爛熳蓮花
亂插飛魚袋內高插着裝金雀畫細輕弓獅子壺中整
攢着點翠鴨翎端正箭牽幾隻走獐細犬擎數對拿兎
蒼鷹穿雲俊鶻頓絨絳脫帽錦鵬尋護指標鎗風利就
鞍邊微露寒光畫鼓團團向馬上時聞響震鞍邊拴繫
無非天外飛禽馬上擎擡盡是山中走獸好似晉王臨
紫塞渾如漢武到長楊

那簇人馬飛遶莊上來中間捧着一位官人騎一匹雪白捲毛馬馬上那人生得龍眉鳳目皓齒朱唇三牙掩口髭鬚三十四五年紀頭戴一頂卓紗轉角簇花巾身穿一領紫繡團胸綉花袍腰繫一條玲瓏嵌寶玉環條足穿一雙金線抹綠皂朝靴帶一張弓插一壺箭引領從人都到莊上來林冲看了尋思道敢是柴大官人麼又不敢問他只自肚裏躊躇只見那馬上年少的官人縱馬前來問道這位帶枷的是甚人林冲慌忙躬身答道小人是東京禁軍教頭姓林名冲為因惡了高太尉尋事發下開封府問罪非且隻眼者安能一且便問斷遣刺配此滄州聞得前而酒店裏說這裏有箇招賢納

士好漢柴大官人因此特來相投不期緣淺不得相遇那官人滾鞍下馬飛道前來說道柴進有失迎迓就草地上便拜林冲連忙答禮那官人携住林冲的手同行到莊上來那莊客們看見大開了莊門柴進直請到廳前兩箇叙禮罷柴進說道小可久聞教頭大名不期今日來踏賤地足稱平生渴仰之願林冲答道微賤林冲聞大人貴名傳播海宇誰人不敬不想今日因得罪犯流配來此得識尊顏宿生萬幸柴進再三謙讓林冲坐了客席董超薛霸也一代坐了跟柴進的伴當各自牽了馬去院後歇息不在話下柴進便喚莊客叫將酒來不移時只見數箇莊客托

當堂王孫
等與陳軍
同入
注
亦不之
義
仕也
大門
不致
天可慮可

出一盤肉一盤餅温一壺酒又一箇盤子托出一斗白米。米上放着十貫錢都一發將出來柴進見了道村夫不知高下教頭到此如何恁地輕意快將進去。先把菓盒酒來隨即殺羊相待快去整治林冲起身謝道大官人不必多賜只此十分勾了柴進道休如此說難得教頭到此豈可輕慢莊客不敢違命先捧出菓盒酒來柴進起身一面手執三杯林冲謝了柴進飲酒罷兩箇公人一同飲了柴進說教頭請裏面少坐柴進隨即解了弓袋箭壺就請兩箇公人一同飲酒柴進當下坐了主席林冲坐了客席兩箇公人在林冲肩下叙說些閒話江湖上的勾當不覺紅日

形容驕傲
自大的光
是這五載
頭巾的性
往如此

西沉安併得酒食菓品海味擺在桌上擡在各人面前柴進親自舉杯把了三巡坐下叫道且將湯來喫喫得一道湯五七杯酒只見莊客來報道教師來也柴進道就請來一處坐地相會亦可快擡一張草來林冲起身看時只見那箇教師入來歪戴着一頂頭巾挺着脯子來到後堂林冲尋思道莊客稱他做教師必是大官人的師父急急躬身唱喏道林冲謹叅那人全不睬着也不還禮林冲不敢擡頭柴進指着林冲對洪教頭道這位便是東京八十萬禁軍鎗棒教頭林武師林冲的便是就請相見林冲聽了看着洪教頭便拜那洪教頭說道休拜起來却不射身答

醉象小八形次

讚、得、新、重

息才死賢
詩人過會
讀不這世
情的話所
以可根

禮柴進看了心中好不快意林冲拜了兩拜起身讓洪教
頭坐洪教頭亦不相讓便去上首便坐柴進看了又不喜
歡林冲只得肩下坐了兩箇公人亦就坐了洪教頭便問
道大官人今日何故厚禮管待配軍柴進道這位非比其
他的乃是八十萬禁軍教頭師父如何輕慢洪教頭道大
官人只因好習鎗棒往往流配軍人都來倚草附木皆道
我是鎗棒教師來投莊上誘些酒食錢米大官人如何忒
認真林冲聽了竝不做聲柴進說道凡人不可易相休小
覷他洪教頭怪這柴進說休小覷他便跳起身來道我不
信他他敢和我使一棒看我便道他是真教頭柴進大笑

三四句內
看他有多
少轉折多
少意思

道也好也好林武師你心下如何林冲道小人却是不敢
洪教頭心中村量道那人必是不會心中先怯了因此越
來惹林冲使棒柴進一來要看林冲本事二者要林冲贏
他滅那廝嘴柴進道且把酒來喫着待月上來也罷當下
又喫過了五七杯酒却早月上來了照見廳堂裏面如同
白日柴進起身道二位教頭較量一棒林冲自肚裏尋思
道這洪教頭必是柴大官人師父不然我一棒打翻了他
須不好看柴進見林冲躊躇便道此位洪教頭也到此不
多時此間又无對手林武師休得要推辭小可也正要看
二位教頭的本事柴進說這話原來只怕林冲礙柴進的

面皮不肯使出本事來。林冲見柴進說開就裏方纔放心。只見洪教頭先起身道來來來和你使一棒看。一齊都闕出堂後空地上。莊客拿一束桿棒來放在地下。洪教頭先脫了衣裳拽扎起裙子。掣條棒使箇旗鼓喝道來來來。柴進道林武師請較量一棒。林冲道大官人休要笑話就地也拿了一條棒起來。道師父請教。洪教頭看了恨不得一口水吞了他。林冲拿着棒使出山東大搦打將入來。洪教頭把棒就地下鞭了一棒來。搶林冲兩箇教師就明月地上交手。真箇好看。怎見是山東大搦。但見

山東大搦河北夾鎗。大搦棒是鱸魚穴內噴來夾鎗棒。

是巨蟒窠中擲出大搦棒。似連根拔怪樹。夾鎗棒如流地捲枯藤。兩條侮內搶珠龍。一對巖前爭食虎。

兩箇教頭在月明地上交手。使了四五合棒。只見林冲托地跳出圈子外來。叫一聲少歇。柴進道教頭如何不使本

事。林冲道小人輸了。柴進道未見二位較量。怎便是輸了。

林冲道小人只多這具枷。因此權當輸了。柴進道是小可一時失了計較。大笑着道這箇容易便叫莊客取十兩銀

來。當時將至柴進對押解兩箇公人道小可大膽相煩二

位下顧權把林教頭枷開了。明日牢城營內但有事務都

在小可身上。白銀十兩相送。董超薛霸見了柴進人物軒

又手多後
前枷便
是二分光
京

有一意

又生色點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
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
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

昂不敢違他落得做人情又得了十兩銀子亦不怕他走

了薛霸隨即把林冲護身枷開了柴進大喜道今番兩位

教師再試一棒洪教頭見他却纏棒法怯了肚裏平欺他

做提起棒却待要使柴進叫道且住叫莊客取出一錠銀

來重二十五兩无一時至面前柴進乃言二位教頭比試

非比其他這錠銀子權為利物若是贏的便將此銀子去

柴進心中只要林冲把出本事來故意將銀子丟在地下

洪教頭深怪林冲來又要爭這箇大銀子又怕輸了銳氣

把棒來盡心使箇旗鼓吐箇門戶喚做把火燒天勢林冲

想道柴大官人心裏只要我贏他也橫着棒使箇門戶吐

箇勢喚做撥草尋蛇勢洪教頭喝一聲來來來便使棒蓋

將入來林冲望後一退洪教頭趕入一步提起棒又復一

棒下來林冲看他脚步已亂了便把棒從地下一跳洪教

頭措手不及就那一跳裏和身一轉那棒直掃着洪教頭

賺兒骨上撇了棒撲地倒了柴進大喜叫快將酒來把盞

眾人一齊大笑洪教頭那裏掙扎起來眾莊客一頭笑着

扶了洪教頭羞顏滿面自投莊外去了柴進携在林冲的

手再入後堂飲酒叫將利物來送還教師林冲那裏肯受

推托不過只得收了正是

欺人意氣總難堪 冷眼旁觀也不甘

應聲看脯
穿來

延遠一跳
一轉法

詩一頁
的亦見一

請看受傷并折利

方知驕傲是羞慙

柴進留林冲在莊上一連住了幾日每日好酒好食相待又住了五七日兩箇公人催促要行柴進又置席面相待送行又寫兩封書分付林冲道滄州大尹也與柴進好牢城管營差撥亦與柴進交厚可將這兩封書去下必然看覷教頭卽捧出二十五兩一錠大銀送與林冲又將銀五兩齋發兩箇公人喫了一夜酒次日天明喫了早飯叫莊客挑了三箇的行李林冲依舊帶上枷辭了柴進便行柴進送出莊門作別分付道待幾日小可自使人送冬衣來典教頭林冲謝道如何報謝大官人兩箇公人相謝了三

人取路投滄州來將及午牌時候已到滄州城裏雖是箇小去處亦有六街三市逕到州衙裏下了公文當廳引林冲參見了州官大尹當下收了林冲押了回文一面帖下判送牢城營內來兩箇公人自領了回文相辭了回東京去不在話下只說林冲送到牢城營內來看那牢城營時但見

門高牆壯地濶池深天王堂畔兩行細柳綠垂烟點視廳前一簇喬松青潑黛來往的盡是咬釘嚼鐵漢出入的無非瀝血剖肝人

滄州牢城營內收管林冲發在單身房裏聽候點視却有

那一般的罪人都來看覷他對林冲說道此間管營差撥十分害人只是要詐人錢物若有人情錢物送與他時便覷的你好若是無錢將你撇在上牢裏求生不生求死不死若得了人情入門便不打你一百殺威棒只說有病把來寄下若不得人情時這一百棒打得七死八活林冲道衆兄長如此指教且如要使錢把多少與他衆人道若要使得好時管營把五兩銀子與他差撥也得五兩銀子送他十分好了正說之間只見差撥過來問道那箇是新來配軍林冲見問向前答應道小人便是那差撥不見他把錢出來變了面皮指着林冲罵道你這箇賊配軍見我如

有他前後
話頭轉反
出蓋小人
情態

何不下拜却來唱喏你這厮可知在東京做山事來見我還是大刺刺的我看這賊配軍滿臉都是餓文一世也不發跡打不死拷不殺的頑囚你這把哦骨頭好友落在我手裏教你粉骨碎身少問叫你便見功效把林冲罵得一佛出世那裏敢擡頭應答衆人見罵各自散了林冲等他發作過了去取五兩銀子陪着笑臉告道差撥哥哥些小薄禮体言輕微差撥看了道你教我送與管營和俺的都在裏面林冲道只是送與差撥哥哥的另有十兩銀子就煩差撥哥哥送與管營差撥見了看着林冲笑道林教頭我也聞你的好名字端的是箇好男子想是高大尉陷害

都是銀子
說話

只因柴進足拾錢的
大財王故一封書值
得一錠金子不然還是五兩十兩銀子當得百十箇柴進

你。下。雖。然。目。下。暫。時。受。苦。久。後。必。然。發。跡。據。你。的。大。名。這。表。人。物。必。不。是。等。閒。之。人。久。後。必。做。大。官。林。冲。笑。道。皆。賴。差。撥。照。顧。差。撥。道。你。只。管。放。心。又。取。出。柴。大。官。人。的。書。禮。說。道。相。煩。老。哥。將。這。兩。封。書。下。一。下。差。撥。道。既。有。柴。大。官。人。的。書。煩。惱。做。甚。這。一。封。書。值。一。錠。金。子。我。一。面。與。你。下。書。少。間。管。營。來。點。你。要。打。一。百。殺。威。棒。時。你。便。只。說。你。一。路。患。病。未。曾。痊。可。我。自。來。與。你。支。吾。要。瞞。生。人。的。眼。目。林。冲。道。多。謝。指。教。差。撥。拿。了。銀。子。并。書。離。了。單。身。房。自。去。了。林。冲。歎。口。氣。道。有。錢。可。以。通。神。此。語。不。差。端。的。有。這。般。的。苦。處。原。來。差。撥。落。了。五。兩。銀。子。只。將。五。兩。銀。子。并。書。來。見。

管營備說林冲是箇好漢柴大官人有書相薦在此呈上
已是高太尉陷害配他到此又無十分大事管營道况是
柴大官人有書必須要看顧他便教喚林冲來見且說林
冲正在單身房裏悶坐只見牌頭叫道管營在廳上叫喚
新到罪人林冲來點名林冲聽得呼喚來到廳前管營道
你是新到犯人太祖武德皇帝留下舊制新入配軍須喫
一百殺威棒左右與我馱起來林冲告道小人於路感冒
風寒未曾痊可告寄打牌頭道這人見今有病乞賜憐恕
管營道果是這人症候在身權且寄下待病痊可却打差
撥道見今天王堂看守的多時滿了可教林冲去替換他

更有此一
器得救銀
言的言話

就廳上押了帖文差撥領了林冲單身房裡取了行李來
天王堂交替差撥道林教頭我十分周全你教看天王堂
喙這是營中第一樣省氣力的勾當早晚只燒香掃地便
了你看别的囚徒從早起直做到晚尚不饒他還有一等
無人情的撥他在土牢裏求生不死求死不死林冲道謝
得照顧又取三二兩銀子與差撥道煩望哥哥一發周全
開了項上枷更好差撥接了銀子便道都在我身上連忙
去稟了管營就將枷也開了林冲自此在天王堂內安排
宿舍處每日只是燒香掃地不覺光陰早過了四五十日
那管營差撥得了賄賂日久情熟由他自在亦不來拘管

他柴大官人又使人來送冬衣并人事與他那滿營內囚
徒亦得林冲救濟話不絮煩時遇冬深將近忽一日林冲
已牌時分偶出營前閒走正行之間只聽得背後有人叫
道林教頭如何却在這裏林冲回頭過來看時見了那人
有分教林冲火烟堆裏爭些斷送餘生風雪途中幾被傷
殘性命畢竟林冲見了的是甚人且聽下回分解



